



孙李任
红震
波动

著

回眸与重构

—— 中国现代作家论

HuiMou Yu ChongGou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回眸与重构

——中国现代作家论

任 动 李 波 孙红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眸与重构 / 任动等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6

ISBN 7-80680-381-5

I.回... II.任... III.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 IV.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4942号

回 眸 与 重 构

—— 中国现代作家论

任动 李波 孙红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47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周口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插页320千字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0-381-5/I · 276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兑换
(邮政编码: 466000)

| 序 |

又到了一年之中最热的仲夏。

小小的书斋，闷热如蒸笼，尽管电风扇已经开到了最高的一挡。书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为秋季开课而准备的。信手翻动着十多本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伴着淡淡的墨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十七年前，也是在那令人汗流浹背的仲夏，《上海文论》在1988年的第4期上开辟了一个由陈思和、王晓明二位先生主持的“重写文学史”的专栏。由此而始，“重写文学史”便成为我国文艺界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在其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强烈“重写”色彩的学术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但引发了重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高潮，而且也促成了众多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的诞生。在此后的十七年间，学人们不断地将新的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新的著作。这些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视角之新颖，范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结论之公允，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就其学术成就而论，恐怕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个“十七年”之上。

在这数以百计的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中，笔者最偏爱的有两种。一是程光炜、吴晓东二位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二是周泽雄、张远山和周实三位先生（署名庄周）的《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前者是展示十多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实绩”的专著之一。该书在广泛吸收本学科十余年来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编辑体例、文学史框架以及对

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突破，体现出了新一代学人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眼光。不管这种新的变化和突破是多是少，是涉及该书的局部抑或是全体，但它在“重写文学史”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将该书归入“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之列，应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后者《齐人物论》将 20 世纪中国文坛上大大小小 246 位人物拉来，逐一点评。该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品、重要作者以及当代的文学现象、文学热点、文学口号等，按照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尖锐的个人化的“酷评”。可以这样说：该书既是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崭新思考和审视，又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次成功的回归。作者突破了一切条条框框，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个人感受出发，也即是从“文学世界的度量衡”（作者语）出发。该书观点鲜明，行文直率，发掘精深，用语泼辣，堪称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这里，笔者无意对以上两本书多加评论，只是想借此来说明十七年来“重写文学史”成果之丰硕。笔者接下来要郑重地向读者推荐的却是一本名不列经传的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该书是由三位在高校任职的青年教师写成的。他们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爬梳整理，撰写出了这本名为《回眸与重构——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小书。全书虽然只有 25 万字，但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21 位作家，他们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庐隐、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周作人、张恨水、林语堂、赵树理、张爱玲、钱钟书、艾青、戴望舒、萧红、胡适和田汉。该书集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三者于一体。它的科学性在于：通过对这 21 位重要作家的分析，以点带面地将“文学现象”的考察“带”了起来，在文学潮流发展变化的历史联系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讨论某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并科学

地评判作家创作的得失。它的实用性在于：以“作家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这 21 位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为学生树立起进行作家、作品研究的范例，并借此对学生进行作家、作品研究的训练，进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以期达到全面提升大学生整体素质之目的。它的创新性在于：一是编写者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某些以前被人忽略了一些作家和作品得以重新纳入；二是编写者对所谓“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作出了重新的认识和评价，包括某些作家和作品地位的提升、降低，甚至被淡出；三是编写者关注点的变化，即由非文学性转为文学性，由文学之一部分转为文学之全部，这一切又必将影响到全书的叙述方式。总之，该书既有“视野”的扩展，也有“眼光”的更新，二者共同构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重写文学史”的范例。

毋庸讳言，对于该书的一些观点，包括对于一些重要作家的评价，以及作出该评价的依据，笔者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另外，由于是多人合作，也可能是因为成书仓促，该书的语言风格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该书，读者或赞同，或存疑，或反对，其实都无可，关键是：它是一本“新书”，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新书”，是一本在“重写文学史”浪潮感召下的“新作”。这，就是笔者所以要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该书的真正原因。

是为序。

邹文生 乙酉仲夏于听雨斋

| 目 录 |

序	(1)
第一章 鲁 迅	(1)
一、“立人”思想的文化特征	(1)
二、小说文本中的人物类型	(4)
三、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5)
四、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导引	(13)
第二章 郭沫若	(17)
一、思想转变轨迹：从个性主义到群体意识	(17)
二、《女神》：个体性特征的张扬	(19)
三、历史剧创作探究	(22)
四、郭沫若小说的意蕴	(28)
第三章 茅 盾	(34)
一、茅盾的伟大成就	(34)
二、关于《子夜》	(40)
三、茅盾散文的表现手法	(47)
四、解读《白杨礼赞》	(50)
第四章 巴 金	(54)
一、巴金的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54)
二、《灭亡》：小说大师的起步	(59)
三、《寒夜》：震撼心灵的悲剧	(63)
第五章 老 舍	(69)
一、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	(69)
二、老舍小说的悲剧艺术	(75)

第六章 曹 禺	(84)
一、《雷雨》人物论	(84)
二、《北京人》人物论	(92)
第七章 胡 适	(99)
一、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开拓性贡献	(99)
二、胡适的白话新诗及理论主张	(103)
第八章 周作人	(112)
一、散文风格形成的促发因素	(112)
二、周作人散文特征论	(117)
第九章 庐 隐	(124)
一、奇女子庐隐	(124)
二、小说创作综论	(126)
第十章 郁达夫	(135)
一、郁达夫的自卑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135)
二、还原本真：郁达夫小说解读一种	(138)
第十一章 徐志摩	(149)
一、爱与美：徐志摩诗歌论	(149)
二、徐志摩散文审美特征论	(157)
第十二章 田 汉	(164)
一、田汉的戏剧创作	(164)
二、田汉对传统戏曲的革新	(170)
三、田汉话剧的民族特色	(174)
第十三章 林语堂	(178)
一、林语堂的幽默小品	(178)
二、林语堂小说创作论	(184)
第十四章 沈从文	(192)
一、小说创作观	(192)
二、《边城》解读	(195)

三、小说艺术特性·····	(202)
第十五章 戴望舒 ·····	(209)
一、中国传统诗歌对戴望舒的影响·····	(209)
二、西方象征派诗歌对戴望舒的影响·····	(213)
三、戴望舒的爱情诗·····	(219)
第十六章 艾 青 ·····	(227)
一、《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真善美 ·····	(227)
二、艾青抗战初期的叙事诗·····	(233)
第十七章 萧 红 ·····	(246)
一、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	(246)
二、《生死场》：麻木、觉醒、奋争的人性书写·····	(250)
三、《呼兰河传》：悲凄忧思的流淌·····	(253)
第十八章 钱钟书 ·····	(259)
一、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259)
二、孙柔嘉形象论·····	(266)
第十九章 赵树理 ·····	(271)
一、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先进农民形象·····	(271)
二、赵树理小说的情节艺术·····	(274)
三、赵树理小说的民族化特征·····	(278)
第二十章 张爱玲 ·····	(285)
一、张爱玲热及其动因·····	(285)
二、文本细读：张爱玲小说中被遮掩的父亲形象 ·····	(287)
三、情感意蕴探微：苍凉遮蔽下的温情言说·····	(292)
第二十一章 张恨水 ·····	(301)
一、《春明外史》解读 ·····	(301)
二、《金粉世家》解读 ·····	(305)
三、《啼笑因缘》解读 ·····	(308)
后 记 ·····	(314)

第一章

| 鲁 迅 |

一、“立人”思想的文化特征

作为 20 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鲁迅特别关注的是寻求人的解放，其中重点又是人的精神的自由与解放。在鲁迅看来，人作为主体的观念，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占主导地位的。鲁迅置身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自觉地参照西方文化时发现，相对传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之强“则根柢在人”。于是，他把聚焦点首先对准的是“立人”。因为“立人”也就是追求人的解放，而追求人的解放，是与摆脱了封建专制的桎梏与异族侵略的，独立自主、高度繁荣与文明的“人国”时代而趋向一致的。

对人的关注，寻求人的解放，特别是寻求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力图使人从各种外在的规范支配下解放出来，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应该说这就是鲁迅的终极关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意识高度，鲁迅自始至终都把“立人”作为他进行广泛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出发点及思想认识基础，并由此设计出有关人的解放、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蓝图。

鲁迅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他所强调的“立人”，就不再是建立在政治、伦理道德等外在性规范基础之上的“立人”，而是一种高扬了人的个性、主体性，使之具有独立人格意志的“立人”，是建立在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的权利、地位和价值基础之上的“立人”。这样，鲁迅“立人”思想的这种文化内涵，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的范畴而具有新的思想文化意义。

鲁迅的“立人”思想虽然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但与近代西方文化精神又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而更多地表现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诸如“忧国忧民”等精神相关联的文化特征。

第一，“立人”思想是就近代中国社会众多的不觉悟国民愚昧麻木的现状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主张。由于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人作为主体的观念不占主导地位，加上封建的等级制度的制约，大多数国民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仍然表现出较为严重的愚昧、麻木和落后的特征。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针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这种状况，鲁迅的“立人”所强调的人的概念，是面对着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与社会现状，对中国人民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压迫，从愚昧落后状态中真正解放出来的一种精神倡导，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特征。

第二，“立人”思想既包含着 he 有关卓越的个人的思想因素，又没有导致 he 对于仍处在不觉悟思想状态中的众多国民的否定。也就是说鲁迅的“立人”，在强调个体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同样注入了群体的因素。鲁迅没有把卓越的个体与众多的民众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在卓越个体的目标中，标明一种基于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与尺度，从而使众多的不觉者能够以此为目标实现对自身蒙昧状态的超越。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实际上也就包含着一种新文化的伦理法则，即以卓越的个体目标去改造众多的不觉者，使之在同一个思想文化观念的高度，来承担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以便在“群之大觉”的基础上，使整个中国社会“亦以立”。所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现了 he 试图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其中包括社会责任、客观需求、历史使命等因素相互统一的思想愿望。

第三，“立人”思想强调了对个体生存意义的探求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与命运探求相统一的思想主张。中国文化传统的环境与氛围，使鲁迅对于个体生存意义的探求，不能偏离对

于整个民族生存境况与命运探求的历史轨道。鲁迅始终认为，当务之急是使整个民族最终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与西方列强侵略，而不是引发对个体生存意义的抽象的纯哲学思考。鲁迅力图沟通个体生存意义的肯定与整个民族生存境况的改善的内在关联，真正建构起现代中国人的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

第四，“立人”思想充分体现了鲁迅所代表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中，鲁迅也始终是紧扣人的解放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如果说人文精神指的是人对于自身命运的理解与把握，表现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类命运的关注。那么，鲁迅“立人”思想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就是指通过对人的个性、个体性、主体性的思考，强调在民族新文化建构当中，要着重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培养人的健康人格和良好的文化心态，熔铸人的新型的精神品格，从而能够真正使整个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同时，鲁迅还对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社会文化思潮予以关注，其用意也就是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特别是现代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应该说，这正是鲁迅作为 20 世纪中国杰出思想家具有独创性的表现，洋溢着鲁迅寻找人的真正归宿的思想激情和风采。

总而言之，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内涵是具有多重意蕴的。它反映并体现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与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必然关联，同时也显示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鲁迅在立人的层面上，把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与回应西方文化挑战问题，以及与整个人类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遭遇的普遍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探索，这就为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指明了方向。鲁迅的“立人”，是通过强调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来构筑人的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

二、小说文本中的人物类型

鲁迅的小说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以下五种：

第一类：庸人。《故乡》中的闰土和《祝福》中的祥林嫂是典型的代表。他们认同了现实，虽然痛苦不堪却自觉自愿地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寄希望于烧香叩头捐门槛来改变自身的生存处境，“争取做稳奴隶的资格”。庸俗和卑微可以说是他们最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都放弃了从“人”意义上的抗争，染上了与命运妥协的庸人气息。

第二类：废人。《孔乙己》中穷困潦倒的孔乙己最为典型。一方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培养了他自尊的性格，另一方面又遭到礼教社会的冷遇，自尊的性格不断受到现实生活的践踏和蹂躏，身心的伤害铸成了他的双重人格。“窃书不能算偷”的自我标榜是其精神颓败的表现。

第三类：病人。颓唐消沉的《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阴郁冷漠的《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天真幼稚的心灵都不同程度受到伤害，心灵深处都蕴含着无法疗治的病痛”，既不能自拔于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他们“只能像苍蝇一样，飞一圈再回到原处”。

第四类：伪人。他们是封建士绅的代表。这幅群丑图中，有高叫着“可恶……然而”的《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有吸着鼻烟，把玩屁塞，假装深沉的“七大人”；有见到女人就淫心大发的《肥皂》中的四铭；也有满口仁义道德的高尔础，矫揉造作的言行无不暴露了士绅们的伪善嘴脸。

第五类：狂人。这是鲁迅先生塑造的“革命者”形象。无论是暴露旧社会吃人本质的狂人，还是试图吹熄“不灭之灯”的《长明灯》中的疯子，他们的言行可谓疯狂，但其中却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鲁迅试图通过他们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

狂语来揭示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

三、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鲁迅作为划时代的文学巨匠，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作品，为新文学奠定了第一批基石，亦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塑造了第一批典型形象。鲁迅从旧中国的下层世界——农村，接触到广泛的生活场景，从最富于生活情调的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鲁迅从一个进化论者到阶级论者，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他登上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一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卓越的历史作用，不愧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先生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功地塑造了农民形象和旧式知识分子形象；同时，鲁迅先生的小说，也是对五四反封建精神的最彻底最坚定的响应。鲁迅以他的小说为斗争武器，积极应和时代的呼吸和旋律，奏响了中国文学的千古绝唱。

（一）鲁迅小说深刻反映了世纪风云和时代面貌，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道路

鲁迅始终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时代。他的一生，是一面面对“惨淡”的现实，一面不断与黑暗、反动、腐败作斗争的一生。他是在一次次现实的锤打中才逐步觉醒的。在他的不断觉醒不断成长的各个历史进程中，他始终高举反封建大旗。他的抗争精神像匕首、似投枪，直插恶势力的要害。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充分体现在他每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中。

鲁迅生活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强盗卑鄙入侵的时代，是腐朽的满清皇族无耻叛卖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奋起

抗争的时代。鲁迅一诞生就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了。鲁迅的家庭由祖上的购地造屋、设肆经商、为官为宦的全盛局面到他出生时已是由一个大户衰败下来，到了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父亲不满三十六岁病故时，周家就彻底败落下来了。这期间，鲁迅遭受了种种冷眼和羞辱，饱受世态炎凉的冲击。历史变革和社会动荡在家庭里的反映，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鲁迅目睹了封建社会和封建世族内部的冷酷、伪善和残暴，也目睹了一个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严峻现实。

鲁迅幼时，凭借扫墓和看社戏的机会，他曾到过绍兴乡下的东西南北，就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他曾耳闻目睹过富胜区狼吃孩子的惨事，他也曾在安桥头见过盐工们如何在酷暑严寒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农村妇女的不幸遭遇等，这些使鲁迅从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忧国忧民的念头，树立了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伟大抱负和为救国救民不懈地寻求真理的决心。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政权终于落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手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的中国现实没有改变，这使鲁迅感到愤怒、苦闷、忧虑。

但是，鲁迅并没有停止战斗，他坚持不懈地探索着革命的道路。当王金发做都督时，他一度带领学生出报批评王金发；当张勋复辟时，他愤而去职，以示抗议。此时的中国历史就要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响应时代的召唤，拯救“愚弱的国民”，也为了“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将令”，^[1]鼓舞“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鲁迅终于从寂寞之中站立起来。

此后，鲁迅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道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为承担起反封建的历史重任，披肝沥胆。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标志着鲁迅创作的伟大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开端。这篇作品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向封建制度和吃人礼教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狂人日记》写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狂人”从受迫害的遭遇中逐渐觉醒，成为一个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的过程。鲁迅通过“狂人”的“狂言”、“狂行”，揭露了狂人发狂的根源，剖析和鞭挞了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实质，对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了形象的总结：“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只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一人肉筵宴的厨房”。^[1]鲁迅对中国封建历史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总结，痛快淋漓地斥责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残酷性、非人性和虚伪性。为此，鲁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狂人”这一具有反抗精神的战士的形象，虽然他被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迫害致狂，但仍是一个能坚持深入思考、坚持斗争的反封建战士。更具体地讲，他是一个初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战士。这篇小说对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了形象的深刻的总结。

鲁迅的其他小说则另从不同的角度向现实生活的更深处进行开掘，继续丰富和发展着《狂人日记》所揭示的时代主题。《祝福》中祥林嫂尽管死于饥寒交迫，但最终将她逼上绝路的，却是看不见的封建礼教。直到临死的时候，她还希望灵魂是存在的，因为若是如此，她死后还可以和亲人见面，悲伤的心灵还可以得到一点安慰。这种迷信思想曲折地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渴望。但她又害怕真有魂灵的存在，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有地狱，也就有锯身的可怕场面。封建的伦理道德岂止是吃掉了一个祥林嫂，连曾经接受过新思潮影响，接受过西方先进科学和先进文化知识熏陶，言辞十分激烈的改革者吕纬甫、魏连殳和曾一度勇敢地冲破封建罗网的新女性子君，不是也终于被它所吞噬掉生命，甚至灵魂么！

更为深刻的是，鲁迅在探索和表现这一问题时，还以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为着眼点，把现实主义的笔墨深入到受害者的心灵深处，既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如何腐蚀着受害者的心灵，

又表现出受害者自身的弱点如何与这些腐蚀融为一体，这就触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国民性问题，阿Q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鲁迅在《呐喊》集中，重点描写的是农民。而在《彷徨》集中，描写重点则侧重于那些彷徨、挣扎、探索和奋斗的知识分子，现实的启发，使鲁迅愈来愈认识到他原来所寄予希望的奋斗者，自身的弱点十分多。而根本的弱点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敌不过封建礼教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高昂兴奋、激烈地革命，但当压力一来，革命的潮头已过，他们中有的人便如苍蝇一样飞了一圈又落回原处，躬行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一切；有的则苦闷、消极、孤独颓废起来。鲁迅小说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思考，体现了鲁迅根本放弃旧民主主义，期待和渴求新的思想武器、新的革命的可贵变化。

鲁迅一直把自己的小说创做当做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特别是当做思想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而精心创作，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他的小说创作总是力图表现生活的历史面貌，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鲁迅的小说创作总是以悲剧为主，目的就是要将无价值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撕碎给人看，从而彻底摒弃了古代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

（二）鲁迅小说秉承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评论家张定璜说：“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入了现代。”^[4]茅盾回顾读《狂人日记》的印象，评价也甚高，说这部“前无古人的作品”，使人“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激，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